

真情驿站
henqingyizhan

您能再骂我一句吗

□倪超军



小时候的我，对一切新鲜玩意儿都充满好奇，尤其是外婆家那些看似普通的小物件，总能激发我无限的“探索欲”。我常常干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，比如把外婆家的锁，或是其他小巧的东西藏起来，然后躲在一旁，偷偷观察大人们着急寻找的样子。

每一次少了东西，外婆总能第一时间锁定我这个“捣蛋鬼”。只见她双手叉腰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佯装生气地朝我走来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你这调皮鬼，又把东西藏哪儿去啦？一天天恁不省心，就知道给我捣乱！”那一连串的责骂声，虽

然听起来挺凶，可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，反而心里美滋滋的。在我小小的心里，那是外婆对我独有的宠爱，是只属于我们祖孙俩的特别互动。

夏日的夜晚，繁星点点，外婆总会摇着蒲扇，把我拉到身边，给我讲过去的事儿。“你知道吗，你妈妈小时候啊，也是个馋嘴猫。有一回，趁我不注意，偷偷爬上灶台，去偷吃刚做好的点心。我发现的时候，她嘴边还沾着碎渣呢！我当时就把她好一顿骂，可你妈呀，还冲我做鬼脸。”外婆说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“还有你舅舅，调皮得很，爬树掏鸟窝，把衣服划破了好几个大

口子。我骂他，他还笑嘻嘻的，根本不当回事儿。”听着这些故事，我仿佛能看到小时候的妈妈和舅舅，在那些骂声中，一边调皮捣蛋，一边茁壮成长。

似乎我们这些当儿女和孙子的，都是在这些充满爱的骂声里长大的。那一声声责骂，就像温暖的阳光，照亮了我们的童年，里面藏着外婆深深的爱，更有着她心底最纯粹的暖。

然而有一天，一切都变了。外婆病倒了，躺在病床上，面容憔悴，往日的精气神消失不见。舅舅和妈妈满脸泪痕地守在床边，我们这些孙儿也围在四周，满心的焦急与不舍。我紧紧握着外婆的手，那双手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力，变得瘦

骨嶙峋。

那一刻，我多么希望外婆能像以前一样，哪怕再狠狠地骂我一顿也好。舅舅哽咽着说：“妈，您再骂骂我吧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我保证以后都听话。”妈妈也在一旁哭着恳求：“是啊，妈，您骂骂我们，我们愿意被您骂，愿意永远被您骂着。”

我们全都跪在地上，眼里满是期盼，希望能用这种方式，换回外婆那熟悉的责骂。那是我们心底最珍贵的声音，可外婆只是虚弱地笑了笑，再也没能说出那些责骂的话语。

让我们珍惜那个骂我们的人吧，因为在那骂声中，有着深深的爱和暖暖的情意。

灯下漫语
dengxiamanyu

霸 梯

□李志联

生活中，人们听到、遇到最多的带“霸”字又深恶痛绝的是“霸座”，还有“霸市”（菜霸、肉霸、鱼霸），“霸路”（霸道）等。前两天，我遇到了一个新型奇“霸”。

我居住的小区绿化好、交通便利，美中不足的是电梯紧张——一梯两户的高层，上下班高峰期经常排队。为了提高运行效率，大家互帮互助，一人进电梯，若听见有人刚进楼道口，便友好地喊一声“快点，电梯来啦”。于是，后来的人紧走几步，有时还会一边紧走一边招呼同伴“快点，电梯里边有人”。随之，长幼齐聚，众声喧喧，济济一梯，满载而起——零食、水果、青菜、鱼

肉，五色六味，邻情融融，其乐陶陶。

凡事总有例外。那天下班，我刚入电梯，便听见楼道门的开启之声，遂伸手按住开梯键等待，进来一位戴着帽子的中年男子。再听外面，似乎楼道口外暂时无人，遂分别按键上行。这位中年男子先我到站，但在即将开门出电梯时，他却伸手按了一下某高层键——电梯内并无第三人，这是什么神操作？他可能是察觉到了我的诧异，嘟囔了一句“忘带东西了，拿了就出来”。

我恍然大悟——他为了自己稍后用梯方便、优先，动了心思，施了小计，让电梯先按他设计的虚拟路线继续上行，等他拿了东西回来正好接

着使用，无缝衔接。即便那些正在一楼等待上楼的邻居再焦急，也必须等电梯先运行到这个虚拟的高层之后再下行。这期间，估计这位戴帽男子已取物返回，继续轻松优先用梯。

这算什么事？真是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我瞬间想起一个词：霸梯！

人类文明源远流长，洋洋大观，所谓部分“劣根性”素来就有“不讲规则、贪图小利、损人利己”等陋习积弊，倘若聪明才智都用在诸如此类的贪图之事、功利之举上，长此以往，恐怕城将不城、国将不国。绝非危言耸听！

生活中的芸芸众生，都有时间成本，电梯等公用设施也有运行成本。为了自己方便、

优先，而额外增加他人的时间成本和社会的公益维护成本，实不可取，应予制止，甚至谴责、追责。当然，若遇危重病情、紧急赶车、突发抢险等特殊情况，“优先使用”则另当别论。

但那天看那戴帽男子言语舒缓、云淡风轻，似乎并无特别紧急情况。正义驱使，恍然大悟之后，在出梯之前，我果断连点两下那并无实需的高层按键，戳破了子虚乌有的“优先使用”幻想泡沫，使电梯恢复了应有的正常秩序。

出梯后，看着即将下行的电梯指示灯，我忍不住想，所谓“高科技”，所谓“新智能”，或许并非越高越好、越新越明，至少应有规则约束、有规范限制、有监督惩治。否则，再现代化的生活，再时尚的众生，也会有崩盘的危险。

生活琐记
henghuosuoji

春天的遇见

□曹化君

立春了。小草醒了，花儿醒了，蜂儿醒了，蝶儿醒了……我的思绪也活泛起来，萌动出一个个小念头。

我要撒下一粒花种，我要种下一个愿望，我要去踏青，我要去爬山……最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，今天出门，我要把春天般温暖而灿烂的笑容送给所有的遇见。

这样想着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洗漱完毕，走出家门。

我把笑容送给残月，我把笑容送给银杏树，我把笑容送给麻雀，我把笑容送给红绿灯，我把笑容送给舞剑的大爷

跳舞的大妈，我把笑容送给一棵棵迎春腊梅花，我把笑容送给一摊摊苹果、香蕉、白菜、萝卜……

笑容突然僵在我脸上，我看见卖青菜的女摊主。她天天来早市，不管早晚，都把摊子摆在最好的位置。起初因为争摊位三天两头和人争吵，慢慢地都对她避而远之，那个最好的位置就成了她的专位。

这是旁边藕摊的男摊主告诉我的。

一天，我买了女摊主的青菜又去买男摊主的藕，扫码付钱时，男摊主嘟囔一句“准不够秤”，一边伸手拿过我手里的方便袋，放到秤盘上，颇有

些得意地说，“我没说错吧，而且差了不是一星半点。”男摊主让我找女摊主算账，我懒得去，但以后就没买过她的菜了，对她的摊子也避而远之。

“捎点儿菜吧，自家种的，新鲜着呢……”

女摊主一声接一声地叫卖，我忍不住朝她望一眼，瞥见她正摆弄蔬菜的皴裂得像枯树皮一样的手，心一软，送给她一个温暖而灿烂的笑容。

她朝我绽放出一个更加璀璨的笑容，开眉展眼地说，“捎点儿菜吧，自家种的……”我摇摇头，径直往前走。她却小跑着追上来，将一把芫荽塞

到我手里，喜气盈盈地说，“自家种的，不要钱。”

从此，她看见我就远远地和我打招呼，满面春风，仿佛他乡遇故人。她火一样的热情消融了我对她和她的蔬菜的抵触。每次买了她的菜，经过旁边的藕摊，男摊主总是“抢”过我手里的方便袋，放到秤盘上，每次都满斤足两。男摊主满脸惊异，不住地嘟囔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

我在心里感慨应和，是啊，一个春天般温暖而灿烂的笑容托起了西边的太阳，天空永远明亮，每一寸河山都生机盎然，每一个角落都馥郁芳菲。



长河浪花
hanghelanghua

春来矣

□黄贤清

春风吹来
绿意不再深沉
嫩叶咬开门扉上的锈锁
要倾出岁月的秘密
天边的云彩曼舞
带走了寒冬的忧郁
公园的长椅上
时光在此停顿、回忆涌现
人们笑容灿烂
暖风中交谈，仿佛古今
悄然间，时光如梭
春风吹来的不只是暖意
泥土翻新，种子萌芽
世界开始喧嚣又静谧
在这无尽的轮回中
春风吹拂着生命的背影
每一处细节都是扎实的工笔
春风浩大，烈在其心
在这悠长的人生旅途
我欲驭风而翔